

卷二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此計若成自當重用。只因這暗算有分。教門外無人自謂。凶狠須猥附。隔牆有耳。好知良鳥擇枝。枝棲知果。害得凌駕山否。且聽下回分解。

郝龍凶惡。珮珩報仇。都屬常有之事。獨移到羅利身上。纔是神明弄巧。

世上識字人。最喜發人私書。最易取禍。此處點出。足見作者婆心。

快心編初集卷之二

第三回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露机關湘烟送信

受刑罰戮義育忠

詞曰

俊眸炯炯辨賢奸。強承顏暫相安。且目留心暗裡。把君看無故害人天也。惱教送信露机關。遠離灾禍一身單。便相攀。可披肝置腹推心處。世實艱難。但願報恩扶弱主。拚一死况摧殘。

右調江城子

話說湘烟自從那日有救凌駕山的心。便凡主人一動。

靜。俱留心體察。今日見領了一個面生的人進來。便起疑心。伏在屏門後細聽。將主人與巫仙說話。一句句都聽在。牀裡吃驚不小。隨即出門。走到凌家。正值凌駕山在廳廊下。憑欄俯視。湘烟叫道。凌相公。駕山擡頭一看。見是丁家湘烟。便咲臉相迎。道。今日有何事來。此湘烟道。有件要緊事。與凌相公說。知凌駕山聽說要緊二字。心下突的一跳。原來此時正把昨日孟明處考書的事。心內躊躇。雖與魏義計議。猶委決不下。今見丁家人來。又說這般蹊蹺話。故此吃驚。便道。有何要緊事來。與我說。湘烟便把巫仙商議的話。悄上細述一遍。凌駕山唬得目曠口呆。半晌道。這事

如何擺佈。湘烟道。我一路來。已思得一計。在此相公可假言有病。故意請醫調治。臨期不去。便可避此番算計。只是我家相公不能忘情。必定還有暗算。我自然知風來報決。不使相公遭害。恐家中尋我不得。久停願相公自裁言罷。便去。駕山乃與魏義商議。魏義道。事既到此。只索這般駕山便裝起病來。故意聲張。請醫看病。歇了兩日。果見丁家差人下帖道。請相公明日往瓜州園上遊玩。家相公備船相候。魏義回道。相公前日偶爾感冒風寒。正在服藥。明日恐不能趨赴。多上拜上。你家相公。不消再來請了。家人得了魏義的話。回覆孟明。孟明隨喚巫仙計議。巫仙道。明日

去邀他說是一路總在船中極是安穩的。縱有尊恙也不妨事。他若決意不來。須索罷休。不可煩了。恐他生疑。到了明日上午。又差人去請。依言傳說。魏義道果是相公有病。昨日已再四說過。不消來了。今日又勞尊步。相公心下着實不安。煩你善辭回覆。待家相公痊愈。定着人過來請罪。那家人回去說了。孟明好生不快。停了兩天。心上放不下。又向巫仙道前日機關空設。而今有何計較。巫仙道這須緩圖。有便再處。正在那里沉吟。忽見賴錄慌忙進來。丁孟明道爲什麼這等張皇。賴錄道不好了。禍事禍事。丁孟明與巫仙大驚道。有甚禍事。賴錄道。夜裡有隻客船。撞過兄

弟們。便去動手。那重曉得他船上人都是了得的。弓上弦。刀出鞘。反被他打傷。捉了兩個去。小人們見机。負命把船摧脫。躲過。特來報知。相公須及早去料理。丁孟明發恨道。怎又做出這般事來。反要賂錢使用。巫仙道。幸而走脫了船。且沒有劫他財物。可以挽回。須早去料理。經是。小人到有一計在此。可對兄弟們說。扳凌駕山在內。說他是個主謀。縱不能壞得他的性命。也可拖去他的家私。有此一番。他日後便不敢議論着相公長短。不知可中相公的意。否。丁孟明拍手道。此計極妙。便向裡邊去取銀子。願錄道。巫大哥什麼凌駕山要扳他在內。巫仙遂把凌駕山看書

事說了始末道。前日相公有一計害他。要叫大叔們來擺佈。却值他生病。故此中止。賴錄道：「這也何難？只要去說一聲。他們便領會了。」言罷。丁孟明取銀子出來付與巫仙道：「你與賴錄同去。如報過衙門的。值日書吏俱寫了我名帖。致意凌駕山事。必須對他們說了。不可忘記。又不可走露風聲。巫仙道：「不消相公分付。小人們理會得。」遂接了銀子。同賴錄去打點。不題。且說這日。湘烟見主人與巫仙又唧唧噥噥講話。便貼緊在旁。伏着細聽。却值賴錄走來報信。一句句記得分明。心下道：「前日暗算。還道可以用計掩避。一時今日。高盜事情。非同小可。遂急走到凌家來。此時凌

駕山還粧着病。後初愈。不出中堂。湘烟便直到樓上。掘上項事。細說一遍。道：「凌相公休把這事看輕了。須及早定計躲避。方無後悔。」凌駕山聽罷。不勝大怒。道：「他已算計我一次。難道還不死心。今又要扳我做強盜罷了。且待他扳出時。我去當官說明。他平昔窩藏強盜。現有書信往來。被我看破。恐我首告。故此唆使誣陷。時魏義在旁。已聽得始末。大驚不小。急道：「相公差了。他如今是強盜口。申說出。不是了。孟明來招扳。今相公突然說出。他來官府定不認他的。教唆必叫相公窩盜有情。掩人下水。若說他現有書信在來。被我看見。官府便說。既見書信。何不當時就行執書首

告直待事露。然後出首。又無書信執憑。明是是個抵賴。那時沒有把柄。將何回答。縱就着實分辨。當初只因好朋友不忍舉發。已會好言勸他。不期他負恩反噬。那強盜自然說道。好沒來由。你叫我們去做這等事。不曉得什麼姓了。姓鐵。那時相公如何說得他們過。自然被官府拘禁了。申文上司。三拷六問。受他刑辱。相公可是經得這般起的。鴛山點頭道。你話不差。我只因一時氣忿。故此不曾度量。爲今之計。如何是好。魏義道。小人思量一個算計。在此老爺存日。與京中薛主事老爺相好。况又是同年世誼。相公不如往京中去。投他納了。批監。况目今年正當大比。既可以

避禍離災。又可以在北京下場進取功名。實是一舉兩得。除了這一條路。別無算計。鴛山想了一想道。如今我還有。一個主意。自古道。先發制人。我今先到各衙門去。遞了稟呈。說他平昔許多惡迹。欲行扳害。等他明日說出我已言之在先。便可超身事外。不不知此計何如。魏義搖頭道。不。妙。若依此計。湘烟便脫不得刑罰。相公原不得平安。他今設謀陷害。自然去各衙門上打點。相公就立刻做起呈詞。今日也未必便能停當。况且他與衙門中人相熟。相公又從未到官府申走動。並沒一個書吏。是快識認。怎肯便替相公方便。這呈詞那得容易便進。凌駕山道。他那里知我

先曉得了。便去各衙門攔阻。魏義道方纔湘烟說他已差人往各衙門料理去了。相公若去舉首。那班衙門中人已受了丁家賄賂。相公的呈詞只好閣過一邊。豈不是原贖落後。況且前邊不遂他計。自然疑漏了消息。而今愈布得匪密了。相公若走這條路。分明惹火燒身。不如遠避爲妙。駕山沉吟一回。嘆口氣道。也罷。我心上正欲遊學遠方。便依你往京中去。只是關河迢遞。須得一個能事人同行。方好。魏義道小人自然隨着同去。駕山道你去不得。家中一應事務。就是這節事。也要你支持。怎好同去。石大哥又不在家。家中人又少能幹的。却是怎了。湘烟道。到是我隨去。

魏義道胡說。你自有主人。怎麼隨我家相公去。湘烟道。原來魏六叔不知。若提起我主人。恨不得早上離他。他存心不良。有傷天理。人神怨怒。立見敗亡。凌相公素知我心。此念存之已久。今相公避禍出門。我主人必疑我走漏消息。那時也安身不牢了。若說我年紀小。恐怕不諳世務。却也有些在行。我原是京中人。其年少師出京。我便隨他一路來。程途宿店。與凡風土山川。一總記得。我父母墳墓。不知若何。也要去一看。今隨着相公上去。反於我有便。凌駕山道。話雖如此。說但丁孟明待你不同。衣服鮮華。飲食甘旨。若隨我這窮措大。不惟大不如前。先受了路途跋涉。雖則

暫時捱過。恐日後思量往事。便未必如初心一樣了。湘烟道。相公怎說這話。我身雖下賤。也是有一種古怪性兒。我今不要說做相公小廝。就是做相公大馬。死時也得個乾淨。若做我主人親戚。猶恐餘殃波及。何況奴僕。是容易凌虐的。若說到衣食好友。這便是口腹小人了。我決不學不長進的。只貪圖眼前虛華。忘了異日利害。良禽尚且擇木。小人也知些人事的。豈反不能擇主。相公竟休疑慮。凌駕山聽他說話。頻點頭。獨有魏義低頭不語。湘烟笑道。魏大叔不做聲。想是疑我來做說客。設圈套了。若是我有此心。又不來報知相公。兩次魏義道。怎麼便疑你來設圈套。

我也有些眼力。豈不識人好友。但今上去。路遠地生。不是暫時相共。湘烟道。若魏大叔疑惑。我不能始終如一。我便罰個誓兒。表白我心。乃對天跪下道。湘烟若有負凌相公的心。服侍稍有差池。怠慢頃刻。遭雷打死。受盡陰司磨折。永墮畜類。不得起生。凌駕山挽起道。我已久知你心。不須如此。魏義見得這般懇切。也喜道。不是我多心。疑你如今人心叵測。更變不常。徹始全終的少。你有這一片好心。不獨我喜。我相公就有人扶持了。也不獨我相公有人扶持。我家先老爺在冥中。自然感謝厚恩。魏義說到此處。便撲簌七滴下淚來。湘烟與凌駕山亦淒然下泪。正是

說到傷心處

天良啟發時

此中非木石

情景自堪思

却說凌駕山見湘烟肯隨他上京。一路不愁無人料理。反覺有些安心。當下分付合宅婢僕。不得漏了消息。一面把家事區處。正在分撥。囑付。忽見湘烟矍然道。相公須把諸事閣過。先料理盤費馬匹。乘此晚就。涯出城去。總是凌駕山聽了。不知又有甚原故。反吃上一驚。魏義道。怎麼說。湘烟道。我來已是許久。家中自然尋我。設使他疑防。我走來。傳。將人四處守住。露了踪迹。那時如何是好。魏義猛省道。正是我竟忘了。便一面大家飽餐。脩好馬匹。打疊行囊。

燕了盤費。凌駕山也不及細說諸務。略七分付幾句。先叫魏義出城。尋個空僻處。等候。隨叫個小厮騎着兩匹馬去。然後凌駕山與湘烟都乘了小轎。叫家人擡了行李。藏在轎中。不敢走前門。却從後門擡出一徑。直到城外約離城五六里。到一個空僻所在。魏義已先在路上等候。小厮帶着馬也在那廂左近。二人便出轎。打發眾人先回。止有凌駕山與湘烟魏義三人。各洒泪叮嚀。悽惶留戀。魏義道。此去原屬不得已。相公前途保重。一到京中。功名不可忽略。若家中專平之後。一定到京來。看相公。又分付湘烟道。相公從未出門。途路風霜未嘗涉歷。百凡事體。要你料理。

切不可欠於伏侍。致相公憂悶。晨昏行止。車馬河橋。千萬小心。湘烟點頭道。這不必說。二人便上馬前行。魏義還依。依不捨。又送上一程。方洒泪歸家。

灞河折柳倍傷情。

跋涉晨昏客思生。

月色澹蒙星幾點。

燈光搖落夜三更。

春風雨添新恨。

千里鶯花繞故城。

避禍敢嫌鄉國異。

憂心今夕逐行旌。

不表凌駕山避禍出門。且說巫仙取了銀子。同賴錄到牢裡來。問得旁人道。那客人已報了各衙門。縣裡今早便將捉獲二盜。收監禁候。巫仙使了銀子。進監與二盜說。相公

分付要扳凌公子的話。強盜道理會得。又再三訂過。

奴節不要難為。然後到各衙門去料理。使費對各衙門。值日吏書說。知道。這宗盜案。自有個人來調停。只消把原人頓的重究便了。其餘還仗看顧。各吏書俱依命。應允。那窩丁孟明窩藏強盜的事。上年已曾破過了一次。也令強盜們扳了一個仇家。問了死罪。處決強盜也殺了兩個妻子。都是孟明養贍。分外周濟。所以這班無賴亡命死心塌地。為他說道。義氣好漢。還有餘從。總是丁孟明弄了手脚。俱問做未上盜。未分贓之人。定個徒罪。原去買人頂替。仍在江中打劫。各衙門的人見他是個少爺公子。又有百萬家

私又有許多門生故舊在朝在外為官。聲勢正盛。那個敢來覺察他。道他的不是。况且又有每年盛禮。落得乾做人情。地方隣里一發不敢說長話短話。所以丁孟明肆行無忌。把國法王章丟在腦後。今日各衙門的吏書人等。見有了家人來買囑。又有丁孟明名帖致意。曉得前番的樣子。又來發覺。自然扳害他人的了。不論倒東倒西。生成是椿賺錢生意。落得一力擔承。管恁是非曲直。正是

身入公門心便私

是非曲直有誰知

分明曉得收梢處

且把錢財快一時

丁孟明計害凌駕山。自謂得計。到夜來巫仙回來覆命。只

不見湘烟在左右。丁孟明便問衆家人。湘烟那裏去了。怎

麼不來伺候。家人都問不知。丁孟明道。我今日沒有難為

他。恁麼好些時不見。却到那里去。展轉思量。乃拍案道。向

來湘烟這廝。見了凌駕山來。便十分殷勤款曲。想是漏了

風聲。這殺才。決然去凌家報信。忙喚巫仙計議。巫仙道。據

小人想來。湘烟許久不見。此事便有九分實了。相公可速

差人往凌家四下埋伏。觀他動靜。倘有發露。必是走了消

息。是他送信無疑。丁孟明道。有理。便叫三五個家人。分付

了話。家人依命去了。一夜無話。到了次日起來。梳洗過。吃

過早飯。不見回報。直待上午後。方見衆家人一總回來。道

他言亦晚一夜並無動靜。方纔見道裡差人鎖了他家家
人魏義去了。丁孟明心下盤桓。他家既無消息。何以不拿
凌駕山却拿了魏義去。難道他已躲過不成。我今且叫巫
仙去道門上打聽他口供如何。再訪湘烟消息。便叫巫仙
往道門上去不題。且說魏義送別主人去後。歸家已是下
午。便把主人臥樓收拾關閉。到夜來吃了夜飯。便上床睡
覺。明日起來。將帳目分理個次序。到上午。只見小廝來說
道。有幾個人在大廳上要請相公。話我沒有回他。魏
叔出去看。魏義便放下簿籍。到廳上來。只見有三個人坐
着。都是上差打扮。又有幾個靠窗立的是管家模樣。心下

已了。了明白。是丁孟明唆盜。指扳土司來提人。光景纔立
得脚定。方要開口問他。只見一人先說道。凌駕山是你什
麼人。魏義道是我家主。那人道。我們是奉道爺差來請你
家相公會議一樁公事。就請他去。魏義道。我家相公前月
已出門遊學去了。今蒙道爺呼喚。又承相公們尊步。如何
是好。那公差笑道。這話那里說起。前日有人得知你家相
公害病。還請太醫調治。今日却說前月出門。你這大叔好
不知事。就是一個小官府。請去擡舉了他。反要添來推辭。快些
爺是個上憲公相官。請去擡舉了他。反要添來推辭。快些
請他出來同去。道爺在賓館中同眾鄉紳立等。不要遲了。

累我不使魏義道果是相公不在家。有恁的推辭。只見又一承差道。不要與他絮叨。實對你說了罷。有一夥強盜。拔了你家主人。故差我們來緝拿的。便向外差靴桶裡。兀出一根硃籤。那外差即便解下一根鉄鍊。在魏義頸上一套。用鎖鎖了。魏義大驚道。這也奇怪。怎將平人冤枉。言未畢。早被外差照嘴。就是兩掌道。你是冤枉。且到老爺面前去講。却在此處大驚小怪。魏義被打。不敢做聲。看那硃籤上。寫着速拿一名窩盜犯人凌駕山。即刻當堂回話。眾人又道。這是盜情重犯。專干法紀。他既然藏過。且進去搜。便將魏義押着。往前後細搜。徧凡擺設的玩器。古董。關

着手都拿去了。家中婢僕見衆人勢頭來得兇猛。不知爲着什麼。又見鎖着魏義。唬得東西亂竄。衆公差搜了一會。果不見凌駕山。復到廳上坐下。承差道。你將主人藏過。高頓的贓物。却在何處。如今怎麼去回覆魏義。道這事。真是冤屈。我家主人年紀尚幼。閉戶讀書。朋友都是少的。那敢做這般歹罪的事。決是歹人挾仇謀害。相公們是明白的。還求照拂。若是要去回覆。就帶我去罷。衆人道。好刁奴才。帶你去。做什麼。內中有一個老承差道。你們不須發怒。乃問魏義道。我看你是個紀綱之僕了。你姓誰。魏義道。姓魏。老承差道。魏叔。你偌大年紀。不知個利害。你今雖則將主

人藏過掩避一時。然而事終有一個着落。必須自己到官。方好說話。若果虛誣。也就辨明洗脫。若其實有些形迹。心虛不敢見官。少不得也要我們調停。就該出來與我們商議個良策。不是將蠻語對我講的。自古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還有一說。我且不管你主人在家不在家。常言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若事非重大。道爺怕不會着江都縣要人。却叫我們下縣。就我們來亦非容易。也該送我們一個禮兒。表你見面之情。怎麼就說便帶我去。我們道爺衙門也。不是輕易進出的。魏義跌足道。這事無影無蹤。青天白日。下這霹靂相公們。若要些使費。自然重也。相酌。若說拘直。

作出要將這樣事。陷害我家主人。上有天理。下有王法。豈能承認。況且我的主人又不在家。這一句話便見聖上也說得出的。老承差聽了發怒道。我到好也與你講。你只把這句話來搪塞。你家做不做窩。不窩且去官府面前講。怎只向着我們說。我也何希罕你謝。誰要你的使費。好奴才。這般不知人事。且帶你去回覆了老爺。再處眾人道。正是。看這般人。嘴臉是一個老奸巨猾。把家主故意藏過。却將自身來放潑。且到受苦田地。鐵也要鎔化。不怕他不來料理。便起身牽着魏義就走。時魏義的妻子沈氏初先見眾人。洵也自東西亂竄。今聽他們好也說話。便伏在屏門。

後竊聽只見說扯他丈夫去。乃趕將出來。抱住不放。號洵大哭。被外差一把提過。摔上一個翻筋斗。魏義道：「你不須想不得回家了。你可對趙叔講。將小房裡帳目收拾了。你也不時到牢裡來。照我還有話對你說。言畢。眾人蜂擁而去。沈氏立在門口痛哭。左右隣里齊來動問。沈氏帶哭說道：「我家相公前日出門。今日忽然這一班道裡公差走來。講說有強盜。扳了我家相公。是窩家。叫我丈夫藏過了家。主竟捉他去回官。這不是青天裡下個霹靂。不知是那個墮地獄萬剛的陷害我們。少不得神明有報。眾人聽了個

個嗟呀。不已。有等人道：「這凌公子做人最好。那有這般事。決是別人買盜。扳賊。有等人道：「他們家裡屋宇深沉。倚了公子的勢。就做些兒。有誰知覺。有等的道：「你家窩了強盜。官府來起賊。還要我們四隣跪公廳。平昔做鄉紳模樣。不放隣舍在眼裡。今日的話。少不得也要我們說一句。看官。你道三樣說話。難道凌公子果然不好待隣舍。無情。所以招他怨。謗。還是他們妬忌富貴。幸災樂禍。總之人心不平。以致公論不出。愛憎異同。好惡殊情。仔麼說。大凡人家。略畧過得日子。便道他發財了。略上掙些田庄。便道他富饒了。那有錢的。只是恭上敬上。有酒有食。一凡罵來不開口。

打來不動手。總叫做好。若有一節事不週到。便道你把銀子來壓制我。可知道三千銀子。兵殺不得隣里情。賊發火起也要隣舍的。不獨此也。還有一等發達的。或是舉人。或是進士。自身有了前程。便有體面上人來往。便不能與那一等混帳人相近。那班人便道。他做身分。看得自己大。看別人不上眼。豈知有時見了他。又顏色沮喪。話都說不出了。這一等人。是甚無用絕惹厭的人。若體面人。稍有些錯失。那班人便拍手稱賀道。好呀。平昔巍上一物。衝大頭鬼。今日也要去受些苦辣。吃些雪水哩。雖則話如此說。然而也有兩樣。那班有錢的。濁富怪吝。鄙齷個上。皆然與人交。

易田產。必要佔人些戩頭銀水。勒措些小便宜。惟恐忠厚了。便失了做財主的形境。惟恐爽直了。便使做財主的一班人。咲我看輕了銅錢銀子。看重了親誼朋情。弗老辣。弗細膩。欠伶俐。少涵蓄。所以人一有了幾個錢。便自然而然有那一種推三阻四。嫌好道歉。心上狠要口說。勿要掩耳偷鈴。放僵使詐的許多惡習氣。真是惹人唾罵。豪爽人見之欲嘔。然而此等惡習。單在銀錢上討人怨恨。却不敢生事欺人。惟有貴的。便倚着勢要。唬詐鄉里仔。麼說齊民。既無脚力。又無幫襯。見了官府。先是跪着講話。那有前程的去見官。不是在賓館。便是在後堂。自己不稱小的。叫他。

叫老爺官府又碍着體面。怕有相逢之處。自然竭力爲他。說來話無有不聽。要打就打。要夾就夾。笞杖徒流。賠贓罰穀。件上從命。縱鄉紳十分無理。一味偏見。也少不得十句。要聽他三句。還有一等憊賴的。坐在衙中催審。勒要定案。所以那齊民百姓。有冤不伸。有屈誰訴。只好自家忍苦。對着神明求個報應罷了。那有前程的。得了一次甜頭。便只逐思量。詐害殷富。潤室肥家。風聞得某家是財主。某家是富翁。便千方百計去尋他頭腦。倘一日尋得罅隙。憑你無事翻做有事。小事變做大事。把他一家財產。恨不得一網打盡。那富翁財主。明知他來詐害。却不敢到官府中申訴。

恐反惹火燒身。只得吞聲忍氣。挽出他家門路。裡人來說。事將一千五百私下去孝敬他。還要明七地上門去卑詞伏禮。屈身賠罪。還要看他面眼。受他斥辱。自己那敢回半句說話。一味打恭稱得罪。俯首叫求饒事。既平妥。便去謝說事人。請酒送禮。初先有事在身。忙七碌七。也便過了日子。到事平之後。或是五更覺在牀上。或是黃昏獨坐無聊。偶然提起前情。真堪咬牙切齒。少不得氣症顛狂。都從此處生出。若是氣多的。必至捐生。正所謂財命相連。財空命絕。豈知那人詐去的錢財。終究不能享用。但是他勢頭既大。威令遠行。合地人民。鉗口結舌。不敢道他隻字。他偶然

遊行街市。人俱辟易道左。怕他就像現任官府一般。他却緩步徐行。藐視一切。意念中以為惟吾獨尊。後面陪客家人簇擁一隊。真正氣吞雲夢。波撼岳陽。誰敢覷他一眼。見他說出一句話來。便是聖經賢傳也。賽他不過。做出一節事來。便是舜功禹蹟也。比他不過。就是放個屁也都叫他。是香的。所以他眼眶愈大。面孔愈別。看人愈不在眼。正不知你做了兩篇腐爛時文。試官一時取。了便倚着舉人進士去。詐人選得一官半職。一發詐人容易。曉得那一件是忠君。那一件是利民。只曉得那白晳七的是銀子。圓丟七的是銅錢。不知那不會做八股的。雖則沒有進身的階梯。

他的胸中學問也還取得一二。所以那英雄豪傑每每思量到此。未免自傷卑賤。扼腕太息。恥笑那一等倚勢生事無學問的進士舉人。雖名高位重。微倖成立。終究算不得讀書明理之人。豈不有靦面目。還有一說。這等人若無人慫恿。他有人去規諫他。或者做一個克己務本的好人。也不可。知豈料這人一發科甲。便有一等無廉耻的不做他陪堂。就做他門客。掇臀捧屁。自以為能。每向人前誇說某進士公是我相知。某孝廉公是我交契。初先替他表揚名譽。然後替他包攬人情。狼狽為奸。劫紉為虐。所以做鄉紳的愈覺裝腔做勢。夜即自大。但是這凌駕山。却絕無矜驕。

之處又並不群集匪類。怎麼隣舍還有道他不好的。只因他平昔閉戶讀書。不曾與隣舍親熟。知人事諒他的。便道他好了。不知人事不諒他的。便道他歹了。所以說人心不平。以致公論不出。愛憎異向。便至好惡殊情。正是

莫道行人人口似碑。

口碑原是有公私。

周公王莽當年事。

未必人人有定辭。

閒話休題。且說魏義被道差鎖去。迤邐行來。早到轄門口。承差卽進去。繳錢衆人押着魏義。暫停門外。你道這道官姓甚名誰。是何履歷。原來姓希名寧。江西吉水縣人氏。是個兩榜出身。爲人甚是貪酷。初任湖廣某縣知縣。不上一

二貪名大著。上司是他同年。不去難爲他。爭奈聲名十分狼藉。只得在盜案裡邊革職。又有同年蕭某爲吏部。乃替他營幹起復。補北直常山知縣。行取戶部主事。轉至戶部。卽中調外任。便做了南直淮揚兵備道。大凡同年兩字。最易叢奸。同年裡頂頭一個是狀元。次之在翰林。次之在六部。再次之在科道。再次之在外任撫按監司。三百六十同年處。有人以致這班奸險貪墨的人。依附聲援。做了城狐社鼠。得以行其素志。若一遭黜廢。同年輩裡每也黨援提拔。依舊爲官。那一個肯爲國爲民除殘去暴。所以論時務的說。這同年大有不妙處。正是

幸登科第作朝官

同榜何須強結歡

每有剛腸能執法

一交年誼便從寬

希寧這兵備衙門雖則駐扎江都却管下淮揚兩府凡民間人命盜情邪淫不法賭博鬪毆失火爭財以及淮海邊防無不屬兵備管轄自希寧到任後分外嚴密加意搜求。況且兩府是魚米富庶之鄉客商彙集之地又有二十餘州縣已上事情無日不有希寧又差着心腹到各地方探訪殷實一經有事染着無不蕩產傾家凡衙門裡的書門承書不管他好友善惡只要會替他生錢的便另眼看待在公堂上略別尊卑到後衙中毫無上下官府既然如此

吏役不言可知揚州府中有好事的編成一隻曲兒道他的惡處調寄黃鶯兒

兵備叫希寧要銅錢不論情縱饒有理原不聽小事十名大事千金不然狠把桁楊訊禍殃臨官司纏了家業已無存

衆百姓把這隻曲兒傳揚開去止望上司聞風叅罰豈知他錢神有力只將來彌縫得無事便恨着這些百姓說他過惡愈要貪賍昨日客人獲盜道裡也曾遞過報呈他便想這盜案必有株連恐下縣定了口供案卷便不好十分株求所以今日卽行提審把強盜夾訊然後招出凌駕山

是富家。他叫我們去的。這希寧見招出凌駕山來。心下暗歡喜。仔細說只因他到任時。先差着心腹將兩府的鄉紳富戶俱查得的確造冊置案頭時。上翻閱這凌駕山的尊號。也有在上面了。只等有事關着便好生發取利。今日見強盜口中招扳出來。怎不歡喜。故意大喝道。有則有無。則無不得。誣陷善良。挾仇詐害強盜。道。真正是凌駕山主謀與小的們無干。凌駕山就住在老爺馬足下。只消去拿他來對明。就是希寧又故意問着旁邊吏書道。你們可知這凌某是何等人。在禁城中敢大膽窩藏強盜。書吏答道。這凌某是生員。他的父親也曾做過太守。希寧大怒道。名

教中人。却做這般勾當。真可痛恨。便硃批差拿。即刻回話。這時拿到魏義承。差先進去覆明。始末然後帶魏義到堂。堆下跪着。希寧大喝道。凌駕山你既在賢門。該謹守臥碑。怎麼窩藏盜賊。做那等犯法的事。今日事敗。尚有何說。魏義磕頭道。小的不是。凌某是凌某家人。魏義希寧喜。上問道。好一個得力家人。却來替家主受罪。便伸手向籤筒裡去摸籤。道。你膽大包天。敢在本道面前匿主出頭。我且不去。問你別件。只打你平昔逢迎。今朝代死。魏義見道。官抽籤要打連。慌磕頭道。老爺且息雷霆。小的有言稟上。然後領打希寧便住了手。道。你且講來。待本道細審。魏義道。先老

爺出身內務。曾爲紹興知府。清潔自持。小主人前年入學。於前月已遊學出門。今蒙老爺。道家主窩盜事發。這却並沒一些影兒。必是仇人唆盜。指扳劈空。誣陷乞老爺。電豁冤枉。超脫無辜。家主合門戴德。生死啣恩。希寧便叫帶過強盜對質。大喝道。你認得這凌駕山家魏義麼。強盜道。怎麼不認得。這是凌公子的得力家人魏義。魏義掙大了眼睛。咬牙切齒道。我那里見你。你何處認得我。有一個強盜姓慎。名明。是丁家世僕。景是利口能幹的。便接口說道。魏叔。你不要在老爺面前抵賴。我們前日承你家相公賞賜酒食。那時你也同在那廂。又對我們說。凡事有我在。

此你但替我做。事原與你們無干。難道你没有講來。今日敗露。只索從實供招。料也隱瞞不過。魏義聽罷。氣得目瞪口呆。大叫道。我與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你何苦毒口害人。可知瞞得世人。瞞不得天理。便對道官磕頭道。強盜都是捏造胡言。老爺休要輕信我主人。年未二旬。克遵家教。動循禮法。豈敢胡爲。今因游學。方纔出外。小人素知王法。一凡主人作事。必與小的計議。正理總行。一動一靜。都是循規蹈矩。何況窩藏強盜。是個犯死罪的事。我主人豈肯把身家性命去試國法。王章還求老爺詳察。希寧道。你家主年既幼小。今游學到那個所在。魏義道。家主因在家中。

孤陋寡聞。想慕蘇杭是個人才地方。今游學到蘇杭去了。希寧拍案道。你方纔講說。主人一動一作。必與你計議。後行看來。必是少你不得。今却怎麼游學遠方。便敢輕身出外。分明是一派胡言。欺瞞本道。快把這奴才夾起來。言未畢。階下皂隸吶喊一聲。一齊搶到堂上。將魏義拖翻下去。扯去鞋襪。套上夾棍。緊七收扎。可憐魏義從未受刑。怎熬得這般疼痛。大叫放了。待小的說。希寧叫放了。快講。魏義被這一放。反痛入心來。悶死了去。半晌方甦。哭道。老爺呀。仇人唆盜。指扳歷來。頗有老爺深察民情。片言折獄。自然洞悉冤枉。若要小的直講。不過是這幾句說話。希寧大喝。

道你高盜事情。今已敗露。不然因何將家主藏匿。節詞抵賴。分明是一個大奸巨惡。積棍豪奴。若不翦除。地方自然受害。左右。再把這奴才夾了。本道要你招出窩藏強盜。縱主逃脫。魏義見又要夾他。發急大叫道。老爺息怒。捱楚之下。何求不得。希寧聽了。愈觸其怒。立起身來。將錫硯籤筒。雪片打下。爆跳如雷。大叫道。奸奴才。敢將本道抵觸。你說捱楚之下。何求不得。本道今就把你做個榜樣。手下人見官府惱了。便將魏義着實奉承。魏義熬不得。第二夾棒。竟死了去。停久方醒。又敲上五十槓子。放了夾棒。又打上三十大板。打得皮開肉綻。寸步難移。道官奴猶未息。

敢將性命嘗刑具

只願忠良報主人

不獨義稱蕭氏僕

如君意氣古無倫

希寧見魏義不招。仍令禁候。隨即發兩張封條。差中軍官。將凌家老幼盡行趕出。不許帶一些物件。把前後門戶封鎖。仰地方看守。以便起贓。中軍官得令。帶了從人。竟到凌家。將老幼男婦。打得哭七啼七。勒逼起身。可憐眾人。真個不敢攜帶東西。盡皆孑身走出。反造化了中軍官。并跟隨的軍兵衙役。將細軟擄得罄盡。然後把封條粘了。前後大門。又問地方保隣。取了看管甘結。方回衙覆命。時凌家家屬。有幾個先知風的。都收拾些東西。先一步兒逃去。卽有

臨時趕出的。都領了妻小。或投奔親戚。或別作安身。獨有魏義妻子沈氏。同着不個六歲孩兒。竟無人瞅睬。只爲他丈夫已出了頭。夾打收監。不知後來作何結局。唯恐拖帶了。便有牽涉。故總不來管顧。沈氏領着孩兒。無處下落。呆立門前痛哭。真個事有湊巧。魏義有一個結義弟兄。姓華名英。爲人甚是仗義。疎財。這日正在凌家門首經過。見門上粘着封條。一個半老婦人倚門啼哭。便去問左右隣里。隣舍有認得沈氏的。將備細向華英說了。華英吃上一驚。暗道。凌公子與我沒甚親故。不要管他。只是這魏義。乃我的結義相好弟兄。怎麼遭此冤枉。他今妻子又無投奔。真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豈可不爲他料理。便轉身卽欲到道前打探消息。行不數步。心下想道。我今去瞧他。無用他的妻子。現無着落。不如去安頓他一個所在。再看他丈夫未遲。遂復走回到沈氏身邊。叫聲嫂子。時沈氏正在痛苦之際。不曾聽得。直待再叫一聲。方擡頭看了一看。華英道。嫂子。我姓華。是你丈夫相好弟兄。如今你丈夫遭此奇冤。你又無處存落。不如到舍下去住。沈氏聽了。心下盤桓道。雖承他好意思。只是一門兩姓。怎麼住得慣。乃拭淚道。我丈夫平日也曾向我講過。說有個華家伯七。做人最肯濟困扶危。今我丈夫忽然遇這冤枉。我又被道翁趕出。

家可投方。聽伯七說話。真是好意。只是我從沒到媽姆宅上來往過。不便打攪。若是伯七有此美情。到不如借幾百錢與我。賃間房子住下。到便。華英想了一想。道。你也說得是。我那邊左近小巷裡。正有一家將一間房子出賃。我去看來。乃道。你且站一站。我去成了屋來。叫你便急。走到那出賃人家。不暇答理。別話說定了。每月若干租錢。隨卽做契交租。叫沈氏來居住。又借與他應用的行灶家伙什物。又買些油鹽柴米。又付了二三百文錢。乃道。嫂子。這房子左邊是空屋。右邊是荒園。我因一時忙促。便成了他的。你住下。不要孤恓害怕。沈氏道。我今隻身獨自止得。

這個小狹兒。怕有恁人來算計。害怕些什麼來。只是多承伯七美情。將何補報。明日千萬相求到牢中。看我丈夫一看。有什麼話講。好叫我得知。華英道。這不消你講。今日天晚去不及了。明日我清早就去的。又安慰了一番。方別。明日上午時候。華英即到道前打聽。聞說夾打發監。乃到江都縣監門首。用了使費。方得進監。魏義一見。放聲痛哭。便將丁孟明陷害始末。附耳略說一遍。華英聽了。不勝憤恨。魏義道。平日託在肝膽弟兄。故將此事細說。你萬七不可宣露。丁家耳目甚多。倘若走了風聲。我們性命不保。華英道。平日如何相交。此事我決不走露。你須放心。魏義道。自

我發監後。家中有甚消息。華英便將道官趕逐家屬。封鎖門戶。租屋與沈氏居住的話。說了備細。魏義感謝不盡。華英又要領沈氏去住。魏義道。他從來不有住慣人家。到等他獨自住下。却便我這里茶飯老哥須領他來認得了。好日常送來。華英又問強盜安放何處。魏義道。另自羈禁。不知安放那里。華英便別了出監。又買些酒肉送進。然後歸來。即到沈氏家裡說知。不表。且說巫仙到道門上打聽了魏義消息。又到凌家看了中軍官封鎖門戶。然後回家覆命。丁孟明道。只可惜走了凌駕山這廝。多分是湘烟送信。明日你再去道裡囑託了值刑的皂隸。將魏義狠加刑罰。

要他招出主人逃往何方。且把相烟在縣裡首了。家中一面差人四下搜拿。若獲住時。碎屍萬段。方息我恨。巫仙到了。明日依言幹辦。不題。且說魏義在監。承華英來看。別去。又送進酒肉來。便吃了些。略停一會。只見錢節級走來。大聲叫道。魏義道。爺喚你。魏義發苦道。昨日蒙道爺夾了兩棍。又打了三十。今日又來喚什麼。錢節級便照臉啐了一口。道。官府呼喚你。反會使刁。魏義道。大哥你看我兩腿那一步兒。是走得的。錢節級道。你姓魏。我姓錢。又不是弟兄。叫什麼大哥。說罷。便來拖住。魏義道。大爺。昨日夾打壞了。其實一步也走不動。錢節級道。死囚你今日怕痛。爲什

麼。前日去做強盜。魏義道。大爺。你曾見我做來。錢節級大怒。道。道爺差人來牢裡提人。立等審事。你這死囚。攪的到與老子鬪嘴。提起大拳頭。便照頸子。止一下。打得魏義掙挫不得。大叫道。大爺。不消發怒。我去。我去。只是兩腿一步難行。如何是好。求大爺喚兩個人來。拉了去罷。我這里送貫錢。他錢節級道。好像意話兒。老子替你。去叫人。魏義哭道。我若走得動。又不喚大爺叫人了。錢節級道。死囚。只管哭。到是老子換你去。魏義道。怎好重勞。錢節級不做聲。魏義只得掙扎起來。錢節級扯着脖子。就走。魏義大叫疼痛。發苦道。大爺。慢上些。錢節級便拽着手。膊一攬。兜嘴一掌。

快心緒
道。你這死囚。進來沒有見你一個錢。如今老子反來伏侍。你還只管撒嬌啼哭。搵着走。又道快了不搵。你又道腿痛難行。終不然擡頂轎兒去罷。魏義被他一攬一掌。翻筋斗。跌倒在地。咬定牙關。忍着疼痛。忙拭泪道。大爺。是我不是了。就是這般走罷。又掙起來。立着。低了頭。不敢做聲。錢節級睜大了眼睛。看一回。狠罵一聲。道。死囚。又搵着脖子。飛走出監門。同着道裡差來的人。直到轅門。報名進去。跪倒。堦下。已是痛死了。良久。方甦。希寧叫帶上堂來。拍着旂鼓。道。魏義。今日你得知利害了。麼。還是招。也不招。魏義道。老爺。要小的招。却是招出什麼來。希寧大怒道。好刁奴才。

今日還是這般嘴臉。本道且再奉承你一夾棒。便叫左右用刑。這日巫仙奉了丁孟明之命。將節級皂隸等。又賄囑了。便將一副新製絕短的夾棍。套上魏義。痛腿狠命緊收。可憐。已是夾傷。脹腫的。怎熬得這般刑罰。大叫。小人情愿直招。希寧叫放了。魏義放聲大哭。希寧大怒道。這奴才其實可惡。在本道面前如此放刁。若在外邊自然兇橫。左右的。再把他夾了。魏義聽見又要夾他。連忙道。小的就招。希寧便叫吏書細錄口供。魏義心下細想。招了也是一死。不招也要夾死。不如招了。到免目前受罪。便招稱。因見主人將學出門。無人管束。所以敢於結交強盜。劫掠是實。今却

又未曾行劫得財。還求老爺超豁。希寧道。你家主自然知情的。魏義道。家主已是出門。並不知情。希寧道。你家主的妻子在家。魏義道。家主年幼。尚未娶妻。希寧又叫提出強盜對質。不移時。強盜提到。希寧道。那時魏義使令你們行劫。凌駕山可曾見來。慎明道。怎不見來。魏義又與衆盜質辨。希寧把旂鼓亂拍道。不消喧鬧。本道已曉得了。那有一家人做事。家主不知的理。他既然逃到蘇杭。本道這里卽傳檄南直浙省各地方緝獲。料他此去不遠。卽分付書吏繕寫檄文。魏義見說。傳檄蘇杭。心上也到放寬了。便不十分執辨。希寧又問魏義道。贓物寄頓在那里。魏義道。初次

起謀。不是積盜。沒有贓物。希寧大喝道。旣爲強盜。那有無贓之理。便分付中軍官協同江都縣往凌家搜贓。魏義料這回去。家私便不得存留。況且官府如此不明。又兼業已招認。縱去分辨。官府決不肯中止。一任他帶到家中。兩官承了希寧風旨。亂指這件是贓。那件是贓。魏義分說。總則不聽。惟有痛哭而已。旣取完贓物。那些鷹捕衙役。已把凌家掃蕩一空。兩官卽帶了犯人及隣里回衙覆命。仍將封皮封了門戶。時沈氏聽說官來起贓。心上好生痛恤。便領着小孩兒鎖上了門。走到自家門首。却正見兩個公人。拉着魏義。跟了官轎進門。看他形狀。甚是狼狽。卽放聲痛哭。

丟了孩兒。要向前抱住。豈知人多堵塞。挨擠不開。又被衙役兵丁。鞭棍亂打。不敢上前。直到出門時。乃先立路口。等待見魏義。又揜着走來。便從人叢中躍出一把。扯住不放。哭聲大振。魏義道。你不要扯我了。總是個死。言未畢。眾衙役早已拖開。沈氏抱着孩兒也直跟至道前。在轅門外啼哭。移時魏義與強盜繚杻發監。沈氏也隨到牢裡。幸喜華英也到。便將些銀子在節級處用過。方得進了監門。夫妻相抱痛哭。華英再三勸住。乃問道。方纔道爺如何發落。魏義嘆了一口氣道。方纔道爺分付吏書將劫掠事由傳檄蘇公浙省。待捉獲我家相公。方申上司。再行定奪。如今還

要追究地保四隣。緣何隱匿不報。又聽說要傳獲盜客。當堂犒賞。沈氏哭道。如今家業已無。眾人逃散。你又不得出來。叫我看着這六歲孩兒。怎生過活。魏義道。這宗冤業。不是我惹下的。是有個人來陷害。你還不知其細。我今日對你講了。切不可走露風聲。倘若走漏一些。你母子二人性命不保。便將丁孟明結仇始末。細細向沈氏耳邊說了一遍。道我如今雖然留得一口氣在。已是個死坯了。你只將這孩兒好生看顧。望他長大成人。做了我的羹飯。主我也殼了。便伸手扯住孩兒。狠叫一聲。我的兒。嗷放聲痛哭。那小孩兒也哭將起來。魏義又向華英叮囑一番。叫他看

顧妻子華英道。這個不消你說。你也不必愁煩。如今天道甚近。這般冤枉事。自然有個出落。或者以後申文上司。駁了出來。或是遇赦釋放。也未可知。魏義嘆口氣道。事已問實。有恁出落。若要求赦。我也不想。正在叮嚀難捨之時。只見錢節級走來趕逐。沈氏還戀。上不忍遽別。魏義道。你出去罷。少不得日常送飯來。有話再對你說。華英先別了。出去。沈氏抱着孩兒。向魏義作別。嗚咽不能出聲。一路洒淚歸家。以後送飯。便是沈氏奔走。華英也不時到牢裡看問。又去節級處送銀請酒。求他看顧。豈料這錢節級狼貪素性。巨壑難填。雖得了華英買囑。爭奈丁家勢頭。既盛財賄。

又多錢節級。只揀多得的奉承。不管你冤枉不冤枉。把華英情物。不看在眼裡。原時嘗把些小氣。與魏義擔受。正是公人錢僧家。鈔與他。再不辭。伸手只管要見面還。將哄臉迎別時。便把情物丟掉。慾壑難填。海樣深。從來不念貪殘報。

希寧爲這宗盜案。並不曾得凌家錢鈔。止沒入些贓物。約值數百金。不饜所慾。便出豁在四隣保甲身上。叫他隱匿盜情。只管拿來炙剝。詐有千金。方絕冰釋。又喚那客人來。叫他獲盜有功。當堂賞紅。遞酒。衆客人拜辭而去了。孟明因這節事上。恐希寧還要追究。強盜羽黨。終究不妙。便送

上白金二千兩拜了門生。希寧既得了賄賂，又見強盜未經傷人得財，沒有失主作對，便止責重魏義一人，並不追求船隻羽黨，反做了口供，彌縫破綻。有一篇短賦道：那拜門生的可咲處，說是

曩者孔氏三千，皆親炙乎大道。孟門五百，實授受乎斯文。其或西河設教，濂洛傳心，廼列坐於廊廡，是無愧乎師生。何一面之未識，輒效登乎龍門。目不識丁之夫，指曰山斗，俗氣薰人之輩，豈是周程。並不及其百行，奚嘗課其五經。奮迹甲科，乃有座房之號。未經問難，何來師友之名。不過護謫家私，

望其覆庇，所以偃偃門下，甘於自輕。想高明之未必惟蠢陋之所行，差此風之彌盛，誰持挽於浸淫。話分兩頭，且說石珮珩自別了凌駕山行過多時，早到衢州地界。時值春天，一路上花香撲鼻，艸色侵衣，果然是日暖風和，山明水秀，真好行路。正是

柳拖金線拂長堤

簇七芳叢野徑迷

粉蝶常隨紅瓣落

黃鸝時傍綠陰啼

騷人未卸山中屐

詩客方裁石上題

游子馬嘶樓外路

一番春恨到深闈

石珮珩迤邐行來，早見一座大嶺，知是仙霞嶺了。移時紅

日西沉便急趨上幾步。因貪行路，錯過宿頭。一望間，夜霧迷漫，不辨物色。正在徬徨間，遠見着西茂林中有一點燈光。隱現料得有人家，菴院在內，便跟定燈光走入林來。却是一個村子，乃下馬走入村中。尋那燈光，以家却見門已關閉。那火光打從門槓子裡射出來，便從罅縫看時，乃是一間空屋，中樑懸掛一盞紅紗燈。四下裡寂無人聲，心上盤桓，既非廟宇，爲何懸燈在此。再聽時，惟聞隱隱似有哭聲，好生狐疑不定。但此時無店可投，且向前叩門數下。只因這借宿有分，教綠林狗盜黑心圖弱女，可憐珠泪洒青燈，白面書生赤胆，剽強人爲救玉顏，全素壁未知珮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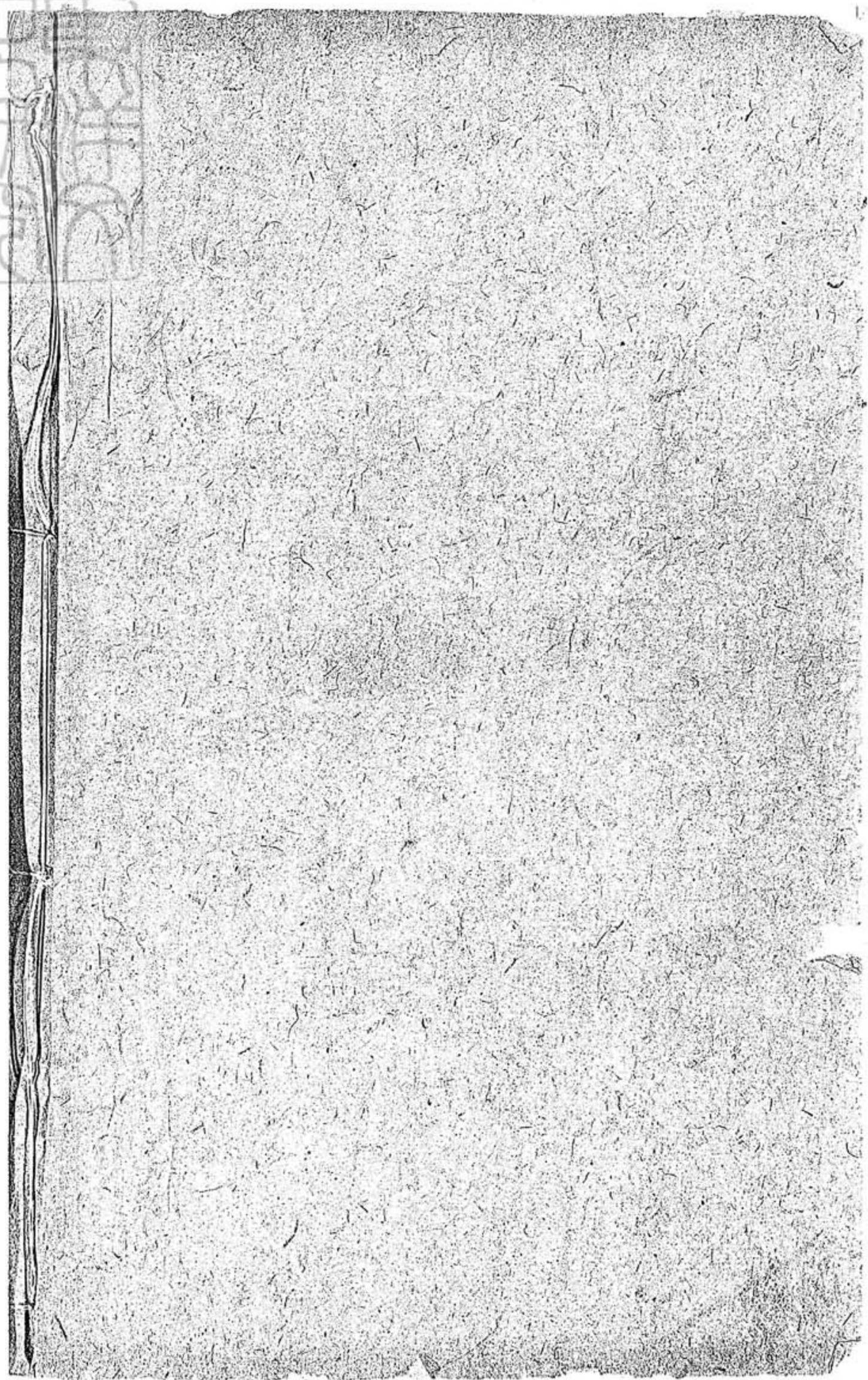
投得宿店且聽下回分解

柳俊開口便說：「到我隨去。」一種慷慨激烈之情，溢於言表。使世上凡屬瞻顧猜疑，欲吞又吐之人，皆吃一唬。反謂柳俊直率不曉事也。

柳俊以丁家之人來隨，駕山遠出，駕山魏義亦不疑忌。可見平昔性情相孚已久。駕山與魏義實有眼力，非孟浪輕信者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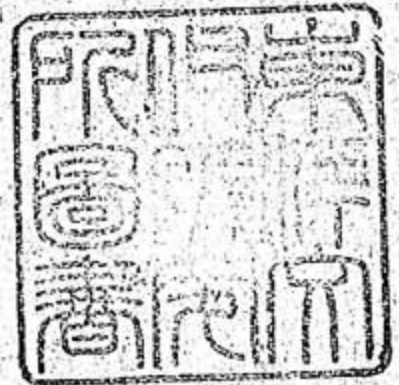
道官之奸貪承差之狡詐，節級之克惡魏義之受累，華英之仗義無不極盡其致。真寫

所入
圖書
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77(2)



科 2014-2

快心編初集卷之二

第四回

懼橫逆抱恨許親

遇姻緣俠腸誅盜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詩曰

不辭跋涉獨伶仃

何意途窮到草庭

兒女話酸悲白髮

英雄義激壯青萍

虎終斃穴荒山靜

花自含芳玉砌馨

深喜天緣遙作合

少年豪俠女娉停

話說石珮珩叩門數下只見一個白髮老者同一人開出門來一見珮珩即拱手道想是潘翁來了麼珮珩聽了不

知就裡。乃道：我是過路的人，因錯過了宿頭，故到寶庄借宿。不是什麼潘翁。那老者方把珮珩細認，一認道：原來是借宿的。遲疑一回，若有不肯之狀。珮珩道：老丈高年，自然是一位長者。小生只因貪路，錯了宿店，窮途周濟，也是爲人好事。爲何這般相拒？老人道：只是家中有些小事，不便相留。珮珩道：小生止得一人一騎，就是老丈有事，但借此處門口一椽棲身，却也無碍。那老人見得珮珩詞氣溫和不，又料此時若不留他，却叫他何方投奔？便道：既然如此，請裡面坐。珮珩乃牽馬進門，只見那中堂燈燭熒煌，又聽得裡邊聚哭聲音，十分悲慘。心下好生鶻突，且將馬繫在庭

中樹上。那老者却叫家人牽了馬進去喂好，又指着側首廂房對珮珩道：少頃我家有客來，就請在此內少坐片刻。珮珩應了，然後拱珮珩進廳，施禮坐下。老者便問居住姓名，何事獨行到此。珮珩一一回答，乃問老丈尊姓高壽。老者道：老朽姓裘，賤字友生，今年六十有八了。珮珩又問道：老丈中堂如此擺設，必是嫁娶喜事，爲何哭聲這般悽慘？適纔小生叩門，老丈爲何口稱潘翁？小生狐疑不決，敢問老丈是何原故。裘老兒見問，將欲說出，先索上的拋下，淚來。原來此地近了仙霞女嶺，地方荒野，村落稀疎，大道上不過是來往的官員商旅，都要趕路，匆忙投宿，宿店沒有

圖

得到這些村落中來。村裡居民除有事入城完糧買物之外。也只是守着村庄過日。所以這一方的人家都可以安居樂業。不料近年却來了一個兇人。姓潘。名叫山虎。是個福建邊海出身。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甚有一身膂力。向來聚集了一班游手無籍。出沒江海。劫掠客商。眾人見他有本事。推爲頭腦。因上年李察平了福建山賊。又沿邊添設官軍。申嚴海禁。海中不能存扎。乃同黨羽。走到這個地方。見是浙閩交界之區。四通八達。荒僻可以藏身。憑你胡爲一時。官府耳目不及。各人平日都擄掠有些積蓄。乃揀一個所在。搭蓋起一所巨宅。有一二十間草屋。存扎了手

下三二十人。他却不去肆行打劫。平居無事。照像一個庄戶人家。先於附近地方。里許之內。東村西巷。請這些鄉人吃酒。吃酒之後。便請做會。每家要米五斗一石。也是看人家豐儉起例。這些鄉人看潘山虎不知是何等樣人。若說務農。却又不種田地。若說經紀。又不見他出外爲商。只見他槽頭有馬。行動便有人跟隨。却又不是個落職官府家。人都是些精強光棍。揎拳捋臂。又不是享田產的土豪。腹裡都有些怯他。然說到要做會討米。却無人肯輸心服。意也有回的。也有許的。也有許了求減的。也有應承了原不與的。潘山虎叫人催了兩次。見無人肯依。便揀一家先

下手夜裡打到他家。席捲去了。到明日原來請這失事之人去到家裡。說道你昨夜被人拿了東西去。是我一總奪了下來。你可拿去。十分之中。也只付還七八分。那人因失了東西氣苦。今見潘山虎還他。那好與他說多說少。只得極口感激。到要出東西去謝他。潘山虎却又叫人往各村巷去張揚。說你們不見信。若依了我潘爺做事。包管你們太平。不然就像某人家樣子。不要怪我不對你們說好話。衆人原明知山虎所爲。今又見他大張曉諭。不敢違拗。先有怕事的。把米送他。就是不肯的。也坐身不安了。便大家送去。竟做了一個成例。山虎又往別處拐擄了兩個婦女。小廝自此由近及遠。方七有十餘里。開濶地面。都在他所屬之內了。這裴老兒的村巷。也在十里之內。自然要一例樂輸。正是

強人調度也奢邁

坐派資糧會作家

大抵鄉愚無膽智

任教狐鼠自排衙

裴友生見問。不覺先拋下泪來。哭訴道。老朽居此有年。祖世耕讀爲業。稍稱康裕。拙荆鄧氏。止生得一子一女。孩兒又不幸上年早亡。單留下這個女兒。乳名翠翹。年幾出字。雖不比傾國傾城。在村庄人家。也算得做第一。老夫婦兩口。愛若掌珠。要擇一個佳婿。續我後嗣。不料姻緣阻滯。至

今未曾受聘。那知平地生波。近來嶺下離此有十來多里。有個強人居住。那為頭的姓潘。綽號山虎。年紀約有二十五六。甚有非常本事。聚下亡命數十。自稱老爺。令我們每年各家納白米幾石。就不傷害。至今做成例子。不知他何處。又訪知我女兒貌美。竟要娶作壓寨夫人。老朽再三不肯。他也便不提。一日忽然請我幾個鄉老吃酒。以死挾我。逼寫婚書。送我白金百兩作聘。那潘賊還對人說。我再不做沒把柄的事。這婚姻大事。必要一個媒妁。所以請各位做個見證。不然我怕不會做蠻事。搶了回來麼。不過是存個體面兒。後來翁婿好來往。老朽被逼不過。只得寫了

婚書。回家說知此事。老妻埋怨不消說。女孩兒刻上欲尋短見。兩老人費盡防閑。那賊擇定今日來娶。小女誓不欲生。非死別。即生離。故此合家痛哭。方纔客官叩門時。見是恁般裝束。一時老眼模糊。認作潘賊部下。故錯問了。說罷不勝悲嘆。珮珩聽了。怒髮衝冠。連聲喊道。太平世界。怎教強人如此放肆。裴老兒慌忙叫珮珩低聲道。客官莫管閑事。恐有人聽得。取禍不小。你是異鄉人。不知這潘賊的利害。哩。珮珩笑道。你這老人家。就這般害怕。怪不道將女兒斷送。裴老兒又哭道。實是出於無奈。不可解救。若不與他除。非合門自盡。珮珩道。何不遠避他方。為何便到自盡地。

位友在道。若要遠避田房屋宇。一時也出賣不及。若是棄了別處。又無靠傍。何以謀生。他若知風禁住。却不一家盡遭荼毒。所以無法處治。只得依他。珮珩道。他今日既來。娶親約定幾時。纔到。裴友生道。他說一更以後便來。珮珩道。不妨。此時尚早。我能救你女兒。不墮強人之手。裴友生反咲道。客官。你是個少年人。未必曉事。他勇力絕倫。你那能救得我的女兒。石珮珩艷然道。你道我年小。敵不得他。我今且顯個手段。你看見堦下有一個大石墩。便向前輕輕捧起。道。老丈請看。裴老兒驚得張眉呷舌道。原來小相公有如此大力。那石墩有七八百觔。若不是數千觔氣力的。

一時也難擺動。小相公竟輕七捧起。真是天生的神力。世上少有。老朽肉眼不識。請相公坐了。諷有何妙策。救我女兒。石珮珩放下石墩。面不改色。進廳坐下。道。待我假作你的女兒。把繡袱蓋着頭面。坐在你女兒房中。待他來迎親時。須把好酒。將他從人盡行灌醉。待我上轎出門。到他家裡。自能相機行事。裴老兒道。若如此說。必至相殺了。只是相公一人。寡不敵衆。如何是好。石珮珩笑道。饒他千軍萬馬。我也不怕。何況幾個毛賊。便難處制。包管你父子團圓。便罷。只是殺了他。可有恁麼別處羽黨。與他為伍的。前來報復。這個便要再商量。裴老兒道。他們總不是此處人。數

年以來止是他一家人口。不見有恁別處羽黨往來。這倒不要慮他。只恐他有隄防。打虎不成。反遭其害。相公青年。到爲老朽家事。受其荼毒。老朽於心不忍。石珮珩道。忒煞好笑。那潘賊拿定你等做事。隄防些什麼來。這個不消老丈掛心。此事乃我們當行之事。裴老兒道。相公須斬草除根。不得又有存留。致老朽貽憂。他日石珮珩道。不爲你便罷。若爲你時。自然做得乾淨。倘一時除他不完。我便住在這裡。等搜絕了他。然後起身。何如。裴老兒聽說無限歡喜。時鄧氏與女兒對哭。只見家人牽馬進來。說有個借宿的客人。客人在外。鄧氏便住了。哭走到屏門後。伏着細聽。一總得

知不勝大喜。卽令托茶出去吃過。自己也隨後出來。到石珮珩面前。萬福道。兒家門戶。有緣得遇相公。下降若能除去殘暴。真是我女孩兒的重生父母。再世爹娘。石珮珩慌忙還禮。裴老兒便令取出現成酒飯。與石珮珩吃飽。然後引進女兒房中來。時翠翹已避在母親房裡去了。石珮珩四下一看見。房裡甚是精潔。雖不錦綉奪目。却也麝蘭撲鼻。又見那左邊一桌上。設着又房四寶。鄧氏道。相公此是小女拙美的。珮珩暗上驚訝道。若依他父母所言。這女子却是才貌兼全的了。便脫去自己衣服。把他女兒衣服穿上。着上長裙。覆了兩足。裴老兒夫妻又再三叮嚀。然後出

房把石珮珩行李放在自己房中。把馬喂在內室。偃着小
心專等潘山虎來娶親。不題。且說潘山虎約了是夜親自
去裘家迎娶。約有一更以後。便裝束停當。帶了合家人等
擡了轎子。自己帶刀跨馬。後隨止留兩個小廝。并兩個婦
人在家。行夠多時。到了裘家門首。下馬。裘老兒聽得門外
馬嘶人喊。知是潘山虎來了。合家唬得心頭亂竄。慌忙開
門迎接。裘老兒偃偻。階下潘山虎上前扶住。道。老丈豈敢
大踏步走上廳來。裘老兒問從人側屋坐下。着家人陪了
自己。陪着潘山虎中堂飲。燕鄧氏慌忙進房中。對珮珩道。
相公他那里已來了。須小心行事。則個珮珩便戴上綉兜

把自己掛刀貼身藏下。又令裘家家人把自己脫下的衣
服打成一包。叫他背了。分付道。若到潘家。可把這衣包放
在房裡。待我明日好穿了回來。各項料理畢。時裘老兒將
好酒食。把他從人盡行吃得醉飽。獨有潘山虎貪花爛之
歡。不十分吃酒。催促起身。石珮珩一步一步慢七的扶出
房來上轎。此時喜殺了一個潘山虎。恨不得打跌。惟有裘
老兒夫妻兩個。捏着一把汗。懷着鬼胎。放心不下。鄧氏又
假哭起來。送他轎子出門。然後關門靜守。三口兒那敢睡
覺。圍坐房中。對了一盞孤燈。好生淒楚。鄧氏道。不知這石
家郎君了當得否。設使做不來。我們却怎麼處。裘老兒道。

不妨這石生雖則年輕。却有諾大氣力。看他舉止。決不是那等輕妄的。自能了當得來。況且潘賊從人。都有些醉了。縱使兩下相殺。料石生也應付得他們過。鄧氏拍着女兒肩頭。哭道。做娘的養了你。止望你嫁得一個好女婿。我們的終身好靠。倘他不料高來勿成。低來勿成。却撞着了這潘賊的冤家。累你終身不得結果。雖則吉人天相。遇着這一個石家少年。來還不知是禍是福。我的女兒呵。叫我做娘的如何放心得下。說罷。哭不出聲。翠翹潸然。泪下道。母親放心。爹也看人料。是不差。今日忽遇這人來借宿。便肯慷慨仗義。想來也是天地祖宗暗中差遣。自然有些好處。表

老兒聽了。打着心頭。便去點起香來。對着當天跪下。禱告神明祖宗。暗中保佑。幫助石珮珩成功。以全一家良善。倘能夠斬除兇黨。情愿將女兒嫁與石珮珩為妻。禱告罷。進來坐下。乃對着鄧氏。指着翠翹道。我方纔拜告天地祖宗。陰力扶持石生。事成。便是我女兒的重生。父母合宅福星。我便把女孩兒說到此處。哽咽不能出聲。半晌道。我更把女孩兒嫁與他了。說罷。大哭。翠翹也低頭下泪。表老兒道。你看我家自是姪兒。叫他吃酒吃食。便如飛來了。為這件事。叫他在此料理。一晚。就像有甚利害事。拖累了他的。竟託言躲了回去。這石生陌路之人。便肯慷慨仗義。挺身為

我。可見得做人的有情義。有肝膽。竟有天淵之隔。靠着至親。有何用處。又道我看石生相貌超群。英氣煥發。決不久居人下。後來自然發達的。我將女兒配他。也是女貌即才。足稱嘉偶。又撫着翠翹背道。倘若石生有了正配。你便未免服一分小。不是我忍把你如此。只爲潘賊這個萬剛。若嫁與他。設使一日事敗。被官府拿去。連你都不得好開交。我們有何顏面。還要坐監坐牢。拖累不了。今卽做石生的婢妾。後來他掙得一個好日子。我與你都有光輝了。兩人比來。奚啻天壤。正在悲嘆之際。忽聽得咚咚叩門聲响。三人都唬得一跳。鄧氏口中齧牙顛闕。沒工夫去說話。裴老

兒目定口呆。唬得呆了。到是翠翹道。爹休慌。我聽那叩門聲。來得和平。不甚凶暴。還是爹出去看來。萬一那人做事不來。孩兒終拚一死。裴老兒見見女兒。反有些主意。只得悄悄地摸到門前。只見門外有燈籠火亮。又聽得敲門。叫道。開着我裴老兒聽了聲音。便把驚惶放下一半。原來是家人裴能替石珮珩背衣包去的。裴老兒聽得真切。便問道。裴能。你怎麼先回來。還是一人。還有那個。裴能道。只我獨自裴老兒。然後開門。裴能進來。把門關了。回至房中。鄧氏見了。也把心腸放下。乃問道。你怎麼先回。裴能道。我到了潘家。卽把石相公衣包放在房裡。我恐他們設法殺

鬧起來不是當耍的。性命要緊。便問他討了燈燭先走回來了。他們要留我飲酒。被我說是家中無人。要早些回去。明日少不得來看我家姑娘。然後領情罷。裴老兒道說得好。石相公可有什麼動靜。裴能道沒有什麼動靜。我看來石相公這事自然成功的。邵氏道那里見得。裴能道一來衆人都醉極了。方纔潘山虎又賞了許多酒肉。他們自然又去盡吃。二來石相公有這般氣力。看來能事人自會隨視。應變料無破綻。裴老兒道我也是這般想。正是

一人逆料未為確。

衆意相察事可知。

莫道鄉人無見識。

鄉人原會破羣疑。

且說潘山虎押着轎子。不一時到了家中。把轎直抬到內室。方纔放下。早有兩個女子。攙扶進房。原來這兩個女子。是潘山虎別處擄拐來的。雖有些面眼。終屬粗蠢。故此只算得婢妾模樣。今見娶得一位美人來家。潘山虎的心花都喜碎了。分付備酒進房。與新人吃。合盞盃。又把酒肉分賞衆人。不移時。酒筵停當。潘山虎令女子送酒。與新人吃。石珮珩恐防女子來送酒。掀起綉幌。露出破綻。乃低低說道。我是不會飲酒的。不消送罷。潘山虎聽得這個聲音。喜得把胸膛亂擦道。既美人不會飲酒。你等不必送了。便自斟自酌。一連吃了十數大盃。引得那火氣勃發。忙除了頭

巾。走到牀前揭開帳幔。咲說道。小生要親近王體。美人請卸了首飾。上牀安置罷。便把手來搜抱。此時石珮珩已把刀捏好在手。見他要來抱時。勃然大怒。揭去綉堦。喝一聲道。認得我麼。把刀只一揮。但聽得潘山虎口中道了阿的一聲。早已身首兩處。那一顆頭。便從帳幔裡拋將出來。唬得那兩個女子顛倒在地。不知是何原故。但叫饒命。珮珩已是解去長裙。走出帳幔。把兩個女子揪過頭髮。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遂扎起袖子。開了房門。悄上尋着了門路。來殺衆。噯囉。不認得路。逕先走到厨下。黑暗裡見一人在厨下提了一壺酒來。問道。是那一個。珮珩就照面一刀。砍去。那人望後倒了。再那一刀。性命完局。便走進厨房。見兩個小廝在那里吃酒飯。喝一聲道。那些人都在那里。兩個小廝都嚇了一跳。話都說不出。珮珩又喝一聲。方嘴裡亂打。吃路的道。在左廂房裡飲酒。珮珩把兩個小廝也揪了頭髮。一刀一個。剝下頭來。便轉到外邊。過了一進房。子只見左手裡有燈影明亮。想是此處了。走近近前。只見一人在庭中撒溺。珮珩立在暗中等着。只見那人撒溺完了。進門把門掩上。道。這時老爺好快活哩。說罷。便咲。聽得也有人笑聲。珮珩只上前伏在窗外隙縫裡看時。但見明燈晃。上有幾席酒都闌珊了。約有一二十人。也有磕伏在

燈晃。上有幾席酒都闌珊了。約有一二十人。也有磕伏在

檯上睡的也有睡在橙兒二的酣呼大作還有幾個醒的。說話都似醉夢中聲口。也有幾個還在那里吃的唧唧噥噥也都是酒話。光景了總之這班無賴亡命。在裘家吃了許多酒。回來潘山虎又賞了酒肉。便儘死噏下。所以吃得恁般大醉。珮珩着了。卽踢進門去。順手就砍去幾個。只見那不曾睡着的。還大又掙扎起來。急切裡那能動彈。但喃喃的道。兀那小夥兒。便敢來殺人。動也動不得的。珮珩卽揀不曾睡着的先砍。須臾殺盡。然後攜燈到前後來細搜。一回。惟恐尚有遺脫。便尋那背衣包的裘家家人。走遍了。只是不見。心下相道。莫不是混殺在左廂房裡。便到左廂

把首級個七細認。却都不是。只因這裏能先回去了。珮珩沒有曉得。故此再尋不着。時已半夜有餘。又因殺了一二十人。有些倦意。便入房來睡。把潘山虎的頭提起來。燈下觀看。但見虎額劍眉。潤唇大耳。指而說道。看你形狀。到是一個將材。若去投軍效勞。也自然有個小小結果。因何不做好人。今却死在我手裡。說罷。擲頭在地上。牀睡覺。直到天明起來。換上自己衣服。又到廚下尋些乾餅吃了。帶着掛刀。跨了強盜的一匹馬。出了這門。要走。心下想道。我今回去。那裘老兒。又疑心。不曾將他一家殺盡。懷着鬼胎。反教他放心不下。又一想道。我有道理。復進門把衆人的鼻

子。不論男婦。盡行割下。扯一塊衣襟包了。共計二十五個。鼻頭包好了。揣在懷裡。見那滿屋屍骸狼藉。心下轉念。倘有過往的人到此。不知是強人被殺。呈報了地方官府。自然追究這方百姓。不行救護。那時展轉株連。甚為不妙。我今不如放火燒了。到是乾淨。這屋中布疋銀錢。頗有積蓄。珮珩道。是不義之財。一些也不取。到廚房下。將火種吹着。就厨下放起一把火來。霎時烟焰飛騰。火勢猛烈。再加之草房蘆壁。更易燒燬。一瞬間。摧枯拉朽。皆成灰燼。正是

欲你巫山會

翻成祆廟災

王顏須命名

賊子爲人媒

殘骨飛磷火

餘腥逐草萊

相思心未遂

一夜已先灰

珮珩帶馬離立。看了一回。料這些屍骸自然燒毀。然後放心上馬行來。因不認得路。左右亂走。況且昨日在轎裡擡來。那曉得東西南北。走了好多時。走着了一條路道。細摸是昨夜投宿經過之處。方纔到得村裡。望見昨日那背包的人。在路口探望。見了石珮珩。如飛的迎來。叫道。石相公。回來了。待我去報知阿爹。回轉身就走。珮珩叫住問道。你幾時回來的。裴能道。昨晚夜裡就回來了。說罷。飛奔進去。珮珩下馬。隨後進來。裴老兒慌忙趨出。接着大喜道。相公

回來了。那潘賊如何發付。裘能接過了馬。鄧氏也出來問詢。三人坐定。石珮珩便把殺賊之事一一說知。喜得鄧氏只是笑道。石相公果是天生豪傑。怎麼在屍堆裡睡了一夜。好不怕人。裘老兒却低頭不語。石珮珩見了。笑道。莫不是疑心不曾殺絕賊黨麼。裘老兒道。正爲此事。珮珩道。且請問老丈潘賊居此有年。老丈又年上送米。時嘗往來自。然知他家中人的數目。却是幾十幾百。裘老兒道。那里就道幾百。我豈不知。那潘賊部下大小共有二十二。人還有婦人兩個。連他自己共是二十五人。如今相公雖則如此。未知可曾殺絕。設使留了一個兩個。到後來尋着老朽。那

時節叫我如何防備。豈不是一家良善。原要死在他手裡了。說罷。不勝愁苦。鄧氏聞言也蹙額道。這事怎了。石相公須爲手算計。則個石珮珩呵。上大呼。向懷中取出一個包兒。遞與裘老兒道。果不出吾所料。你們只消看了這件東西。便知分曉。裘老兒接了。放在櫬上。解開包來。打一看時。吃了一驚。正是

駢誅乍聽驚還喜

割鼻今看駭更疑

豈是徐筠夢神術

竹籃滿貯血淋漓

裘老兒解包看時。見血淋七都是人的鼻頭。不勝驚愕。道。怎麼都是鼻頭。這是何意。珮珩道。你且數一數。多少鼻頭。

就曉得了。裴老兒逐一細數。不勝大喜道。相公先知老朽有疑。故把他鼻頭割下。做個証見。果有二十五枚。斬草除根。永絕後慮。怎不教老朽拜服。相公青年如此勇胆過人。先有成算。若非神人。怎得及此。遂同鄧氏下拜。珮珩還禮。不迭拜畢。裴老兒叫家人將鼻頭埋了。珮珩又將燒屋之事說知。友生夫妻愈加歡喜。乃令女兒出來拜謝。翠翹再三延緩不肯出來。裴老兒發怒道。若非天地祖宗有靈。得石相公搭救。非惟汝身付之強暴。連老身兩個不知作何下落。此德此恩。怎好不當面拜謝。鄧氏對翠翹道。那石相公是個好漢子。我孩兒不消如此執意。翠翹只得梳好頭。

面換了衣裳。鄧氏攙扶出來。珮珩舉目一觀。但見

粉面若瓊雲。髮如霧。眉橫岫色。澹點春初。眼帶波痕。朗分秋暮。腰如弱柳。誰羨小蠻口。似櫻桃。孰稱樊素。體輕趙燕。力怯綺羅足。小潘如蓮。生跬步。湘裙霓裳。唇朱齒瓠。南威避形。西施增妬。

珮珩看這女子冉冉而來。相貌艷麗。舉動閒雅。果然是天香國色。螓首蛾眉。自己雖是剛直男兒。然見了他。也生憐恤。裴老兒便令翠翹下拜。珮珩慌忙還禮。翠翹端匕正匕。拜了四拜拜畢。鄧氏攙了。卽轉身進去。隨卽擺出酒飯來。吃過。珮珩道。小生是趕路的人。煩老丈取出衣囊馬匹。就

此長行裘老見哈七咲道。石相公爲老朽垂思。單身殺賊。使老朽父女三口性命得以保留。便供奉石相公一世。也還報答不來。爲何恻然便去。教老朽於心何忍。今日定要扳留一宵。少伸鄙敬。珮珩必要起身。裘老見若七勸住。鄧氏也再四相留。珮珩只得住下。此時裘能出去傳說。合村都曉得了。稍近的村子也先聞知這個消息。無不歡聲動地。漸七傳開。凡十里之內。受潘山虎炙剝的家。七男婦大小。無一個不感念石珮珩。把珮珩名號。極口稱揚。焚香頂祝。有詩爲証。正是

當時周處能從善。

廟食千秋頌一方。

何況客途除大害。

因公仗義姓名香。

各村坊上有幾個坐得出的鄉老。要來識認石珮珩。都到裘家來拜望。一見無有不極口稱贊。果是好一位少年英雄。古今罕有的珮珩也費了許多晉接周全。衆鄉人因每年省了幾石白粟。何等歡喜。便要公備禮來酌謝。又要送酒席來款留。珮珩託裘友生出去致謝。衆人叫他們不必。事一槩謝絕。算心領了罷。這些鄉人小器的。多雖則感激不淺。然叫他腰裡打出錢來。原有些牽強的。看見珮珩回了。便順水推船。竟不再說。這班人也再不想。每年納米與潘山虎。何年是個結局。今卽作一年分料。謝了石珮珩。

也還省了各年無數東西。總之人心落河要命。上岸要財。到吃緊處。原一樣的拿了出來。若可以緩得的。又放僵了。那曉得道理上的輕重曲直。一味餓酸慳吝而已。正是

堪憐蠢濁守錢奴。

財貨深藏有若無。

受詐自甘勤餽獻。

耐勞且復緩斯須。

裴老兒當下便備起兩席筵筵。請了村中兩個老者。一個叫做高爾林。一個叫做童士禮。又請了幾個近隣。又去叫了姪兒來。喚做裴自足。都與石珮珩相見叙問過。當下珮珩坐了首席。眾人各序齒分賓主坐定。是日裴老兒無事在心。頗覺暢快。放開懷抱。互相勸酌。半酣。裴老兒便問石

珮珩道。石相公說是南直揚州。怎麼聲口不十分相似。珮珩道。小生原藉山西。近日移住揚州。裴老道。却不道來。今石相公椿萱高壽。幾何。珮珩道。一總去世了。裴老兒道。宅上還有何人。珮珩道。止是小生一個。而今舍表弟同居。裴老兒道。令表弟是誰。珮珩道。舍表弟姓凌。字駕山。裴老兒道。這凌令親。還是令表弟年紀一發小了。作何生業。家世如何。珮珩道。舍表弟已是進過學了。他乃尊是兩榜曾任浙江紹興府太守。裴老兒道。原來是一位搢紳。石相公自然也有功名的。珮珩道。小生已是棄書久了。也不做什麼。舍表弟有些家事。小生替他料理。裴老兒道。石相公令

岳是誰。珮珩道：尚未定親。裴老兒聽了，覺有喜意。當下盡醉方散。珮珩卽在廂房安歇。裴老兒便與鄧氏計議道：「方纔席上我問起石生家事，原來他尚未定親。我今與女兒他到是一鞍一馬。」鄧氏道：「或者是他講謊，也未可知。」裴老兒道：「你也好咲。他難道曉得我要與女兒？他便生出這般謊話。」鄧氏也咲將起來。是夜夫妻二人說一回石珮珩人材，說一回石珮珩本事，真正慷慨丈夫，肯替人幹這般大事。又說一回女兒親事，若嫁與他，決是相得的。足足講了兩個更次，方纔睡着。明日天明起身，裴老兒卽到珮珩廂房裡來，却見珮珩也起身了。裴老兒道：「石相公，何不再睡。」

一覺直恁的早起。珮珩道：「昨日承老丈尊情，已又擔閣了。」

一天故，此今日早起身，好早些走路。到求分付厨下，早些做飯。裴老兒咲道：「只怕今日尚不能去哩。」珮珩道：「這是何故？」裴老兒道：「石相公且莫作登程之念。老朽却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與石相公說知。」珮珩道：「老丈但說不妨。」在小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知老丈有何見教？」裴老兒道：「也不爲別事，只爲小女起見。因他略有姿容，以致強人劫奪。那時老朽已作料骨肉分離，一家折散，感謝天付良緣。幸蒙石相公借宿，俠氣除兇，使老朽一家骨肉團圓，歡天喜地，雖鏤骨銘心，此恩難報。但念小女年當及笄，正可。」

適配前因揀擇。幾墮污泥。今珠玉在前。若不早完姻事。豈不是爲父母之過。如石相公不棄寒賤。提挈小女。不獨小女所適得人。而且老朽合門有靠。故此斗膽自薦。望石相公俯賜慨允。珮珩笑道。老丈所言。差了。小生此舉。爲一時義氣激發。並無他故。今若仰攀。便似出乎有爲。裴老兒道。老朽所言。一些不差。石相公初心。出於一時義激。老朽本心。實欲擇配君子。今石相公如此英雄少年。小女正堪侍奉。巾櫛老朽決不肯錯過。少停老朽還要備酒請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今都有了。原是依着義禮上行的。石相公休要推調。珮珩道。只是小生住在隔省。遠離貴處。老丈又無公郎可依。只怕此事還要斟酌。裴老兒見珮珩如此說來。知已有允親之意。乃道。只要小女終身有靠。老朽也還有個算計。已與拙荆再四斟酌。萬無可疑。故敢仰攀。喬木石相公竟不必過慮。乃與珮珩重新作揖。鄧氏也出來把姻事說了一遍。卽去請了昨日兩個老者。高爾林童士禮來。做了媒人。裴自足也來叫了姐夫。珮珩便認了丈人。父母自己稱了小婿。裴老兒又備起一席酒來。這酒便是定親酒。了五人同坐。比昨日分外投機。裴老兒便要擇吉成親。珮珩道。旣蒙垂愛。不敢再有他說。但是一件舍表弟。令小婿往福建探親。必須去了回來。萬望老丈俯允。裴老

兒沉吟一回道。這也使得。只是要留一物作聘。珮珩道。小婿行李蕭條。却將恁物爲聘。裘老兒道。不拘恁物。皆可成禮。珮珩想一想。道。却有一物在此。幼時父母惟恐小婿不得長成。常令佩一玉鎖。因愛他潤澤可觀。未曾暫時捐棄。今卽以此爲聘罷。遂向身邊取出。遞與友生。裘老兒接來一看。但見玉鎖上鑲着雙魚戲水。大喜道。此物甚佳。那上邊已有先兆了。乃把與衆人觀看。衆人都贊聲好。當夜盡歡而散。明日珮珩專意要行。裘老兒又設酒餞別。取出衣裳馬匹等項。把潘山虎的馬賣了。幾十兩銀子。做了盤費。裘老兒夫妻再三叮囑。蚤回路上千萬保重。正是

昔爲陌路行人

今作華堂嬌客

姻緣千里相逢

定有鴛鴦注譜

珮珩一路上也歡喜。這段姻緣。真是天付。只因這一去。回來。有分教。感懃報恩。結婚姻於一面。仗義救義。越狂挫於三。更未知此去探得吳家消息如何。且聽下同分解。

裘友生祖世耕讀。談吐識見。還是一個有根器人。所以女兒便得有才有學。可見子孫賢否。全要祖父義方。若訓誨不轉的。終屬僅有。

珮珩有報警手段。就有殺強盜手段。就有越牢救人手段。真是天生奇人。

平。與。真。是。天。主。流。人。

履。清。律。躋。警。平。對。源。水。聲。聲。益。平。對。慈。音。慈。慈。人。

衣。紫。暗。臨。不。轉。由。紫。氣。對。衣。

以。文。只。與。骨。骨。木。自。學。四。具。七。認。覺。否。全。要。誰。父。養。

案。丈。主。師。世。特。請。新。出。請。良。豈。長。一。斷。自。財。器。人。相。

三。更。未。賦。此。去。料。料。吳。寒。涼。意。破。窗。且。難。不。回。衣。難。

來。自。冬。憐。慈。慈。慈。恩。慈。慈。慈。慈。一。商。好。差。好。差。好。好。好。好。

麻。誰。一。韻。上。出。離。喜。豈。對。離。絲。真。是。天。世。只。因。豈。一。去。回。

離。絲。千。里。眼。難。

宜。自。驚。豈。豈。豈。

昔。為。國。嶺。江。人。

今。游。華。堂。辭。客。

快心編初集卷之三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五回

結花燭感恩報恩

越。五。年。仗。義。救。義。

詞曰

天。地。生。人。把。性。靈。智。勇。賦。界。吾。儕。當。思。仰。副。庶。不。
負。此。懷。來。鋤。兇。拯。懦。平。缺。陷。分。所。應。該。顯。露。出。英。
雄。木。色。令。人。心。目。俱。開。大。抵。都。因。義。憤。便。奮。身。
一。往。無。所。疑。猜。為。人。自。為。巧。姻。緣。締。在。天。涯。感。恩。